

大同华严寺

薄伽教藏殿建筑风格略论

□ 白 勇

一、建筑背景

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(1038年),为大同下华严寺的主体建筑。殿内槽当心间左右两侧四椽袱底有题记:“推诚竭节功臣,大同军节度、云、弘、德等州观察处置等使,荣禄大夫、检讨太尉,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、使持节云州诸军事、行云州刺史、上柱国、弘农郡开国公、食邑肆仟户、食实封肆佰户杨又玄”,“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时建”,这是记载此殿建筑年代的唯一文献。杨又玄,辽史无传,但大同军节度使及观察处置等使官名与《辽史·百官志》所载一致,“又以陈氏二十史朔闰证之,戊寅戊申为重熙七年九月十五日,干支亦相符合”^[1]。官制干支契合如此,题记所载应当确切。另《辽史·地理志》称:“清宁八年建华严寺,奉安诸帝石像、铜像。”据此推测,一,薄伽教藏殿的建筑年代较华严寺立寺时间为早。二,清宁八年的建置是在原教藏殿基础上的增建、扩建。

契丹人在公元9世纪末年已开始信佛,太宗会同元年(938年),契丹人取得了原本佛教就十分盛行的燕云十六州(今河北、山西北部),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,其后诸帝,都对佛教特加保护,圣宗、兴宗、道宗时辽代佛教臻于极盛,不仅讲经、译经、撰经(仅道宗本人就著有《华严经随品赞》十卷及《发菩提心戒本》二卷^[2])活动频繁,而且“梵刹精蓝,靡所不有,浮图佛庙,是处争兴”,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、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等都是著名的辽代佛教遗构。辽重熙七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,作为陪都。大同的政治意义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佛教活动也愈加兴盛。考古发掘及考古调查表明,辽代在云冈石窟、华严寺、善化寺都曾有大的营建。兴宗重熙年间(1032~1054年)开始以国家力量大规模雕印契丹藏,以度藏契丹藏为主要目的的薄伽教藏殿在辽代佛

教极度兴盛的背景下兴建而成。薄伽教藏殿内现存金大定二年《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记》载:“及辽重熙间,复加校证,通制为五百七十九帙。则有《太保太师入藏录》具载之云。今此大华严寺,从昔以来亦有是教典矣。”由此可知薄伽教藏殿确实曾入藏契丹藏。

二、建筑风格

薄伽教藏殿建在高大的长方形台基上,台基高3.2米,长30.9米,与柱高之比为1:1.19米^[3],月台长18.75米,高3米,较台基低20厘米。另外殿堂前建宽敞的月台,整体平面呈凸字形,是大同辽金寺院所常见的布局。月台外缘建坊楔一间,上书“梵王宫”,坊楔左右各建单檐六角攒尖顶小亭,分置铜钟及明崇祯五年《重修下华严寺碑记》。

薄伽教藏殿面阔五间(25.6米),进深八架椽(18.41米),正面中央三间各施长榻四扇,门上置横批窗,背面当心间辟一小的直棂窗,其余砌以砖墙。大殿采用内外槽的柱网结构,与“金箱斗底槽”的形式相近似。殿内外柱同高,明袱、草袱两套屋架,与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类



薄伽教藏殿壁藏



薄伽教藏殿壁藏转角铺作

似。当心间面阔较次梢间大,为5.9米,次间、梢间分别为5.4米和4.6米。檐柱高5.10米,柱上径等于栌斗面阔,下径51厘米,金柱柱径最大为60厘米,“柱下径与柱高之比,檐柱为1:9.78,殿内柱平均数为1:8.52,后者在今日已知辽构中较为粗巨。”^[4]次梢间各柱升起较高,各柱柱头都有卷杀。柱础为平石,没有礧,也没有覆盆雕饰。

宋代的建筑大木比例以材为主,与北宋同期的辽代建筑同样以材为标准单位^[5]。材“是一座殿堂的斗拱中用来做拱的标准断面的木材,按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第决定用材的等第”,《营造法式》规定“第三等,广七寸五分,厚五寸。殿身三间至殿五间或堂七间则用之”,薄伽教藏为五间之殿,用材大小为:材高平均为24厘米,厚17厘米,较法式三与二之比略大,但大体相同。法式“契广六分,高四分”,契高为材高的6/15,此殿契高平均10.5厘米,与材高之比较法式大。契厚12.5厘米,与契高之比为三比四,异于法式,可见辽宋建筑不无异同,相对而言,辽代建筑更为灵活多变,此殿建成年代早于法式62年,用材标准化没有法式彻底。

薄伽教藏殿内外檐斗拱计两类八种,外檐柱头铺作、补间铺作、转角铺作各一种,内檐柱头铺作、补间铺作各两种、转角铺作一种,有些斗拱作法时代特征显著,具有断代意义。

1. 外檐柱头铺作为五铺作双杪重拱计心造,但柱头枋上隐出泥道慢拱,外观为重拱造,实际上仍为单拱造,这种作法见于河北蓟县独乐寺、辽宁义县奉国寺、天津宝坻广济寺等辽代建筑,

推测这是当时通行的作法。

2. 外檐补间铺作各间均为一朵,出四跳,无昂,下承蜀柱,与柱头铺作不同。这种作法见于善化寺大雄宝殿、独乐寺观音阁、应县木塔等辽代建筑,金代不再沿用。唐代补间铺作每间多只做一朵,补间式样又多与柱头铺作不同,辽代的作法是对唐补间铺作的沿续和发展。

3. 外檐转角铺作,正侧两面各于转角栌斗上列华拱两层,平面与华拱成四十五度者为角拱三层,第三层角拱上施宝瓶,承大角梁与子角梁。平面与角拱成九十度者为抹角拱二层。其上施交互斗,受令拱与耍头,这种抹角拱“未见于唐代遗物,亦未著录营造法式,仅与辽接壤之北宋正定诸寺,应用于柱头铺作”^[6],为辽代特有作法。

4. 中唐以后北方地区拱端开始有卷杀分瓣,多为四瓣或五瓣。《营造法式》规定,华拱、瓜子拱、慢拱拱头卷杀四瓣,令拱卷杀五瓣,薄伽教藏殿令拱与华拱、瓜子拱、慢拱的卷杀均为四瓣,与法式不同。

5. 《营造法式》规定华拱出跳“每跳之长,心不过三十分”,“七铺作以上,即第二跳里外跳各减四分,六铺作以下不减”,薄伽教藏殿斗拱为五铺作,第二跳比第一跳明显缩短近三分之一。

6. 斗拱是我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,斗拱上各拱的长度变化是研究斗拱发展演变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。从实物资料看,唐代令拱长度均不超过瓜子拱、泥道拱。五代时令拱、瓜子拱长度相差无几,而泥道拱明显比二者长。宋代令拱长于泥道拱。法式规定,“华拱……两卷头者,其长七十二分”,“泥道拱……其长六十二分”,“瓜子拱……其长六十二分”,“令拱……其长七十二分”,瓜子拱等于泥道拱,此殿瓜子拱之长等于令拱之长,与唐五代风格近似,却迥异于宋。

7. 唐五代时斗拱总高与檐柱的比例多为1:2,加之出檐深远,屋顶坡度平缓,使唐代建筑呈现稳健雄丽的风格,宋金时期这一比例多为1:3,华严寺大雄宝殿为1:4.3,此殿斗拱总高超过2米,与柱高之比约为1:2.5,近似于唐,雄稳壮观。

8. 此殿斗拱所用昂为批竹昂,耍头为短促的下昂形耍头,近于唐代形制。

薄伽教藏殿殿内施有天花,顶部梁架情况不

很清楚。露明部分,檐柱上施阑额与普拍枋,上承斗拱,令拱上部为替木、撩檐枋。殿内当心间前后金柱上施内额、普拍枋,其上施柱头铺作及补间铺作,上承四椽栿。左右次间于金柱外复加分心柱,次间梁架处于歇山之下,分心柱分负了四椽栿及屋顶的重量,使整体结构更趋稳固。

屋顶天花分藻井及平棊两部分,中央后部三间三世佛像之上各覆斗八藻井,藻井立面为不等边的八角锥体。其余饰以平棊。平棊分方形与长方形两种,长方形平棊排列于墙内四周、内额内外两侧及藻井左右,余为方形平棊。殿内檐斗拱、平棊、藻井俱有彩绘,且风格多样。华拱、慢拱、瓜拱于外棱缘道内绘簪纹与三角柿蒂纹,四椽栿底绘写生花。梢间角栿下所绘飞天神态飘逸,与奉国寺大殿梁底彩绘类似,应为辽代遗物。

屋顶为九脊歇山顶,坡度平缓,实测为24度,在现存辽金建筑中为最低。殿两山出檐深远,自叉手外皮至博风板外皮长120米。屋角上翘,除檐柱次梢间有升起外,还在撩风枋之上,檐椽之下施升头木,这种作法与《营造法式》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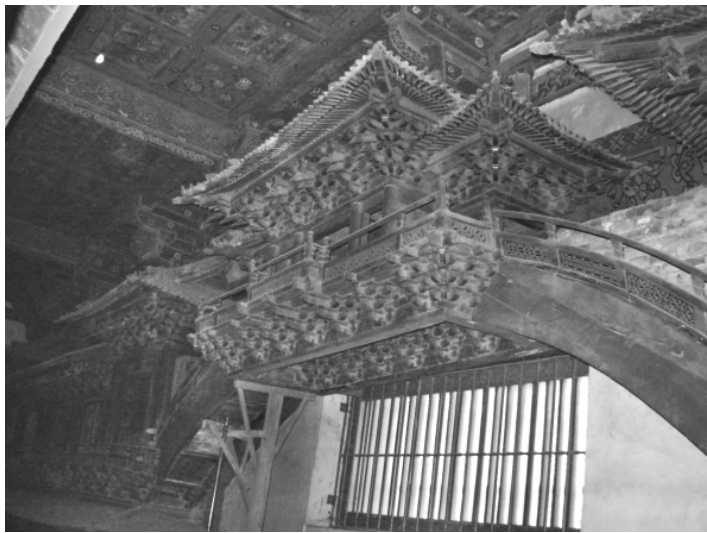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壁藏与天宫楼阁

薄伽教藏殿乃藏经之所,度藏佛经是其主要功能。可以说殿内环四壁所建壁藏为此殿最重要的建筑。《营造法式·卷十一·小木作制度》壁藏条有:“造壁藏之制,共高一丈九尺,身广三丈……坐高三尺,深五尺二寸,长随藏身之广。下用龟脚……腰坐之内造神龕壶门,门外安重台钩阑,高八寸。上设平坐……”,中层为账身,上层于平座上设天宫楼阁,有殿身茶楼、角楼、龟头殿、挟屋、行廊等,并绕以单钩栏,形制繁复。此殿壁藏则只有上下两层,下为经橱,上层于平座上置神龕,外设单钩栏,简洁明快。但在当心间后窗处,悬天宫楼阁五间,并以圆桥子与左右壁藏上层连接,一则临空而建更具天宫之意,二则使壁藏巧妙地连为一个整体,玲珑精致,构思奇特。

壁藏台基高59厘米,进深83厘米,上下缘有叠涩,中间为花版。经橱进深只有台基进深的一半,但因台基相对较宽,从而感观上进深较浅的经橱并没有给人不稳定的感觉。经橱面阔1.55米,柱子方形,宽10.5厘米,高138厘米,柱上置阑额与普拍枋,其上所施斗拱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重拱计心造,补间铺作每间置三朵,形制与柱头铺作一致。再上为腰檐,檐椽飞子瓦轮俱全,腰檐上设平坐及钩阑,平坐置六铺作卷头重拱造,每跳计心,合于《营造法式·卷四》:平坐宜用重拱及诸跳计心的规定。上檐钩阑内神龕与下层经橱相同,用圆柱,直径9厘米,高80厘米,柱上施阑额、普拍枋,柱头及补间铺作均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重拱计心造,与下檐同。

天宫楼阁与壁藏平座均设单钩阑,做法是于平坐外缘施通长地袱,袱上立望柱,柱顶雕刻宝珠,望柱之间上施寻杖,中施盆唇,束腰华版为钩片造,各间镂刻形制不同的几何花纹,三十八间无一重复,花纹图案四十余种,足见精雕细琢,匠心独运。

壁藏屋顶力求变化。环四壁排列的壁藏共计三十八间,南北壁各十一间,东壁左右梢间各二间,西壁左右梢间各六间,西壁当心间以天宫楼阁相连。其中东壁左右梢间、南北壁中央三间屋顶升高,成阶梯状。而天宫楼阁共五间,为《营造法式》所说的龟头殿,中央三间七铺作,九脊顶,左右挟屋五铺作,半九脊顶。整个壁藏屋形状有



薄伽教藏殿天宫楼阁

九脊顶、半九脊顶、普通壁藏屋顶等几种,屋顶高度的变化使壁藏灵动自然,远远望去高低错落,连亘绵延。

壁藏及天宫楼阁所用斗拱达 17 种之多,其中柱头铺作 1 种,补间铺作 6 种,转角铺作 10 种,形制复杂,颇具特色。

1. 柱头铺作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重拱计心造,是目前所知辽代斗拱中较复杂的一种。斗拱等级差在盛唐即已形成,不同的斗拱形制代表着不同的建筑等级,形制越复杂等级越高。虽然是小木作,七铺作的斗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壁藏在整组建筑中的重要性。

2. 北壁壁藏的平坐斗拱每间三朵,南壁为两朵,使整个壁藏更富变化。

3. 补间铺作与转角铺作相邻紧密处,多处呈鸳鸯交手拱之状。

4. 天宫楼阁当心间平坐比两侧夹屋向外突出 11 厘米,为使斗拱外端与两侧一致,于正面仍用华拱三层,却支配五跳之长,这种作法仅见于薄伽教藏殿壁藏,其他建筑不见。

5. 北侧壁藏中央三间中,次间转角铺作用抹角拱四层,尚属首见。当心间外转角铺作为缠柱造。壁藏及天宫楼阁转角铺作多处施用缠柱造。

6. 北壁上层当心间补间铺作中,栌斗正面施双抄双下昂重拱,栌斗左右两角各出 45° 斜华拱四层。这是 45° 斜华拱较早用于补间的实物资料。45° 斜拱始萌于五代,这种形制应是与辽相互影响的结果,最早于转角栌斗口内既做华拱又做与之垂交的 45° 斜华拱之例为河北独乐寺观音阁,金代斜拱使用最盛。

7. 瓜子拱与令拱等长,与薄伽教藏殿一致。

8. 壁藏令拱上承撩檐枋而非撩檐榑。辽代建筑中,独乐寺、奉国寺、广济寺、薄伽教藏殿均用撩檐榑,只有应县佛宫寺塔用撩檐枋,与壁藏同。

9. 壁藏屋顶坡度,连接脊榑上皮至瓦陇上皮之直线,与水平线所成角度,以腰檐 21° 为最低,上檐则为 27°,天宫楼阁为 31°。九脊顶屋角在撩檐枋上施生头木,至角升高水平 5.7 厘米,使屋角上扬且檐端曲线优美自然。正脊两端的鸱吻内外缘曲线柔和,外缘有波纹状鳍,顶部作分叉鱼尾形,鸱吻周身遍饰鳞纹,形制较为特殊。

薄伽教藏殿为华严寺藏经之所,自辽代创建以来,屡经变乱,巍然独存,它忠实地再现了辽代的建筑特色、艺术风格、审美情趣和民族崇尚。建筑布局上,薄伽教藏殿风格独特,坐西朝东的建置从一个侧面印证了《辽史》“辽俗东向而尚左”的契丹民族习俗。建筑风格上,薄伽教藏殿更多地保存了唐朝简朴、浑厚、雄壮的特点。在内外槽的柱网结构,明袱、草袱两套屋架,梁枋底部和天花板上彩绘飞天、卷草、凤凰图案等方面明显具有唐代遗风的同时,也形成了斗拱雄大硕健、出檐深远、屋顶坡度平缓,细部手法简洁朴实的特有风格,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建筑史。更为重要的是,殿内完整地保存了辽代小木作壁藏与天宫楼阁,这组保存完好的辽代建筑模型,其上翘的屋角,檐端的曲线,鸱吻、正脊的形制较薄伽教藏殿本身更为真实地反映了辽代的建筑风貌,被誉为海内孤品。因其卓然独立,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。壁藏束腰栏板上的几何图案计有 40 余种,它为辽代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

内檐装修较早使用了平棊,壁藏内补间铺作较早使用了斜拱,转角铺作上用抹角拱四层等,都是薄伽教藏殿不同于其他同期建筑的独特风格,从而在建筑史上地位更加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薄伽教藏殿的东向问题,寺院因地形所限东向、西向均有,但一般均采用南向。华严寺地处市区,研究者们认为东向主要是“辽俗尚左”所致。笔者认为,东向因素很多,其中包括民族崇尚因素、地形因素、城市布局因素等,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,这一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。

[1]《梁思成文集·第二卷》。

[2]王银田、曹彦玲《华严寺》,载《大同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》。

[3][6]柴泽俊《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结构形制研究》。

[4][5]《梁思成文集·第二卷·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》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)